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六目録

魏鍾會集題詞

鍾士季弱冠與王輔嗣並知名其論易無互體才性異同厥旨不殊然山陽易註光列學宫而潁川玄辨寂爾不顯豈才地經營方期功業無暇立言或者身族糜覆策書烟銷微言玅義莫得而聞也志云道論二十篇係士季文筆今不

獲見其他亡軼可以類推命婦傳善言母德宗
述教訓在齊女傳母魯季敬姜之間乃嗚鶴白
茅樞機慎密母誨至勤胡爲破蜀以後頓忘執
手之戒自取滅門夫司馬專國眦睨魏鼎奄有
西土勢必自帝魏亡于司馬與亡于士季等亡
爾使反謀果成步騎並發縛文王父子告廟釁
鼓奠安大魏功豈在閟散以下即不然同爲篡
臣割地而守未知誰雌雄也時違其才傾跌須

叟亂兵登城英雄駢死天相司馬非盡士季之
失抑覽其遺篇彬彬儒雅則猶魏文七子餘澤
矣

目録

賦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六目録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六

明 張溥 輯

魏鍾會集

賦

孔雀賦

有炎方之偉鳥感靈和而來儀禀麗精以挺質生丹穴之南垂戴翠毛以表弁垂緑綫之森纚裁脩尾之翹翹

若順風而揚麾五色點注華羽參差鱗交綺錯文藻陸離丹口金輔玄目素規或舒翼軒峙奮迅洪姿或蹀足踟蹰鳴嘯郁咿

菊花賦

何秋菊之可奇兮獨華茂乎凝霜提咸蕤於蒼春兮表壯觀乎金商延蔓蓊鬱緑阪被岡縹幹緑葉青柯紅芒芳寔離離暉藻煌煌微風扇動照曜垂光於是季秋九月九日數并置酒華堂高會娛情百卉雕瘁芳菊始榮

紛葩韡曄或黃或青乃有毛嬙西施荆姬秦嬴妍姿妖艷一顧傾城擢纖纖之素手雪皓腕而露形仰撫雲髻俯弄芳榮

又

夫菊有五美焉黃花高懸準天極也純黃不雜后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穎象勁直也流中輕體神仙食也

蒲萄賦有序

余植蒲萄於堂前嘉而賦之命荀勗並作

美乾衛之廣覆兮佳陽澤之至淳覽遐方之殊偉兮無斯果之獨珍託靈根之玄圃植崑山之高垠綠葉蓊鬱曖若重陰翳羲和秀房陸離混若紫英乘素波仰承甘液之靈露下歆豐潤於醴泉總衆和之淑美體至氣於自然珍味允備與物無儔清濁外暢甘旨內遒滋澤膏潤入口散流

缺

移蜀檄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太祖武
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
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阼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
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
祖所以顧懷遺恨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
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
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

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竝進古之行軍以仁為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令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重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政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朔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與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

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氐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今邊境乂清方內無事畜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親見也蜀相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賢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窺禍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晏安酖毒懷

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寛恕之德先
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呉將孫壹舉衆内附位為上司
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讐賊還為戎首咨
困逼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與聞國事壹等
窮蹙歸命猶加盛寵況巴蜀賢知見機而作者哉誠能
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
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舊業農不易畒市
不回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福豈不美歟若偷安旦

夕迷而不反大兵一發玉石皆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聞知

奏

平蜀奏

賊姜維張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輒遣司馬夏侯咸護軍胡烈等徑從劒閣出新都大渡截其前參軍爰彭將軍句安等躡其後參軍皇甫闓將軍王買等從涪南出衝其腹臣據涪縣為東西勢援維等所

統步騎四五萬人擐甲厲兵塞川填谷數百里中首尾相繼憑恃其衆方軌而西臣勅咸闍等令分兵據勢廣張羅罔南杜走吳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絶越逸之徑四面雲集首尾並進蹊路斷絶走伏無地臣叉手書申喻開示生路羣冦困逼知命窮數盡解甲投戈面縛委質印綬萬數資器山積昔舜舞干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師商旅倒戈有征無戰帝王之盛業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用兵之令典陛下聖德侔蹤前

代翼輔忠明齊軌公旦仁育羣生義征不譓殊俗向化無思不服師不踰時兵無血刄萬里同風九州共貫臣輒奉宣詔命導揚恩化復其社稷安其閭伍舍其賦調弛其征役訓之德禮以移其風示之軌儀以易其俗百姓欣欣人懷逸豫后來其蘇義無以過

書

與姜維書

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揚華夏遠

近莫不歸名毎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

與蔣琬書

巳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於足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灑掃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

與吳主書

執笏之心載在名策

記

高貴鄉公少康高祖優劣論記

二月丙辰帝宴羣臣于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顗尚書崔贊袁亮鍾毓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並講述禮典遂言帝王優劣之差帝慕少康因問顗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殆滅少康收集夏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隴畝驅帥豪儁芟夷秦項包舉寓內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畧命世大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為先顗等對曰夫天下重器王者天授聖德應期然後能受命創業至于階緣前緒興復

舊績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為中興之君與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為優帝曰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創業者皆優紹繼者咸劣也湯武高祖雖俱受命賢聖之分所覺縣殊少康殷宗中興之美夏啟周成守文之盛論德較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未聞其劣顧所遇之時殊故所名之功異耳少康生於滅亡之後降為諸侯之隷崎嶇逃難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績祀夏配天

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勲漢祖因土崩之勢仗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静多違聖檢為人子則數危其親為人君則囚繫賢相為人父則不能衛子身没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髙夏康而下漢祖矣諸卿具論詳之翌日丁巳講業既畢顗亮等議曰三代建國列土而治當其衰弊無土崩之勢可懐以德難屈以力逮至戰國强弱相兼去道德而任智力故秦之弊可以

力爭少康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任力智者之儁也仁智不同二帝殊矣詩書述殷中宗高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美過於二宗其為大雅明矣少康為優宜如詔旨贇毓松等議曰少康雖積德累仁然上承大禹遺澤餘慶內有虞仍之援外有靡艾之助寒浞讒慝不德于民澆豷無親外內棄之以此有國蓋有所因至於漢祖起自布衣率烏合之士以成帝者之業論德則少康優課功則高祖多語資則少康易較時則高祖難帝曰諸卿論

少康因資高祖創造誠有之矣然未知三代之世任德
濟勲如彼之難秦項之際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
立德其次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且夫
仁者必有勇誅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豈必降於漢
祖哉但夏書淪亡舊文殘闕故勲美闕而罔載唯有伍
員粗述大略其言復禹之績不失舊物祖述聖業舊章
不愆自非大雅兼才孰能與於此向令墳典具存行事
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於是羣臣咸悅服中書令松

進曰少康之事去世久遠其文昧如是以自古及今議論之士莫有言者德美隱而不宣陛下既垂心遠鑒考詳古昔又發德音賛明少康之美使顯於千載之上宜錄以成篇永垂於後帝曰吾學不博所聞淺狹懼於所論未獲其宜縱有可采億則屢中又不足貴無乃致笑後賢彰吾闇昧乎於是侍郎鍾會退論次焉

傳

生母張夫人傳

夫人張氏字菖蒲太原兹氏人太傅定陵成侯之命婦也世長吏二千石夫人少喪父母充成侯家修身正行非禮不動為上下所稱述貴妾孫氏攝嫡專家心害其賢數譏毁無所不至孫氏辨博有知巧言足以飾非成過然竟不能傷也及妊娠愈更嫉妬乃置藥食中夫人中食覺而吐之瞑眩者數日或曰何不向公言之答曰嫡庶相害破家危國古今以為鑒誡假如公信我衆誰能明其事彼以心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繇彼發

顧不快邪遂稱疾不見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得男故飲以得男之藥反謂毒之成侯曰得男藥佳事閙於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繇是得罪出成侯問夫人何能不言夫人言其故成侯大驚益以此賢之黃初六年生會恩寵愈隆成侯既出孫氏更納正嫡賈氏夫人性矜嚴明於教訓會雖童稚勤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

禮禮記十四誦成俀易記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謂會曰學猥則倦倦則意怠吾懼汝之意怠故以漸訓汝令可以獨學矣雅好書籍涉歷衆書特好易老子每讀易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藉用白茅不出户庭之義每使會反覆讀之曰易三百餘爻仲尼特說此者以謙恭慎密樞機之發行己至要榮身所繇故也順斯術以往足為君子矣正始八年會為尚書郎夫人執會手而誨

之曰汝弱冠見叙人情不能不自足則損在其中矣勉思其戒是時大將軍曹爽專朝政日縱酒沉酔會兄侍中毓宴還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久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然後乃無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嘉平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為中書郎從行相國宣文侯始舉兵衆人恐懼而夫人自若中書令劉表侍郎衛瓘夏侯和等家皆怪問夫人一子在危難之中何能無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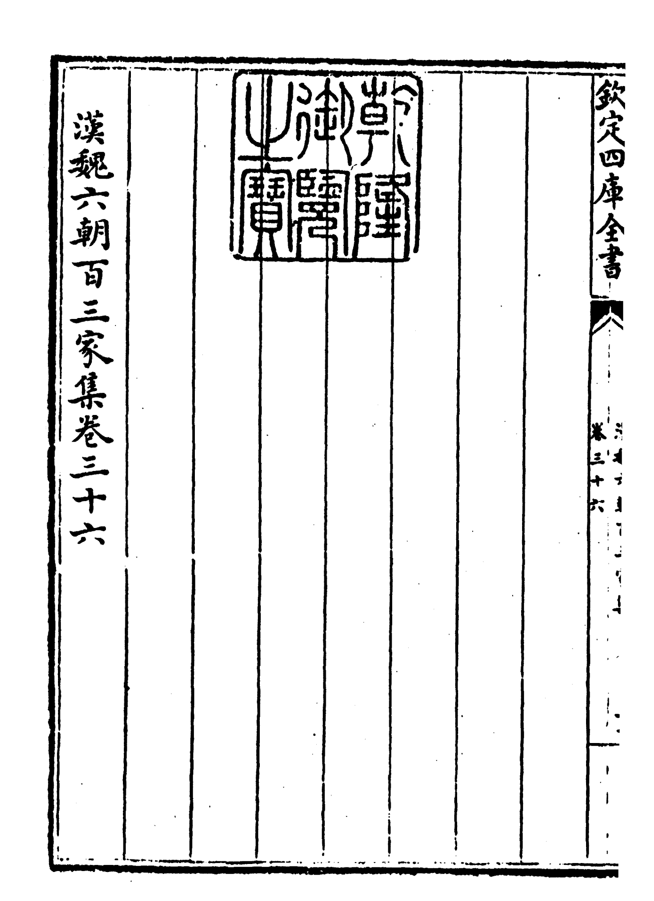
答曰大將軍奢僭無度吾常疑其不安太傅義不
危國必為大將軍舉耳吾兒在帝側何憂閩且出兵無
他重器其勢必不久戰果如其言一時稱明會歷機密
十餘年頗豫政謀夫人謂曰昔范氏少子為趙簡子設
伐邾之計事從民悦可謂功矣然其母以為乘偽作詐
末業鄙事必不能久其識本深遠非近人所言吾常樂
其為人汝居心正吾知勉矣但當修所志以輔益時化
不忝先人耳常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

其次雖接鄙賤必以言信取與之間界畫分明或問此無乃小乎答曰君子之行皆積小以致高大若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此乃小人之事耳希通慕大者吾所不好會自幼少衣不過青紺親營家事自知恭儉然見得思義臨財必讓會前後賜錢帛數百萬計悉送供公家之用一無所取年五十有九甘露二年二月暴疾薨比葬天子有手詔命大將軍高都侯厚加賵贈喪事無巨細一皆供給議者以為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

所謂外命婦也依春秋成風定姒之義宜崇典禮不得總稱妾名於是稱成侯命婦殯葬之事有取於古制禮也

芻蕘論

國之稱富者在乎豐民非獨謂府庫盈倉廩實也且府庫盈倉廩實非上天所降皆取之於民民困國虛矣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劉紳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七目録

杜預集題詞

左傳之有杜元凱六經之孔孟也當時論者猶以質直見輕豈真貴古而賤今乎子雲太玄不過桓譚幾覆醬瓿元凱釋左非摯虞亦莫知其孤行天地也杜集絕無詩賦意者其雕蟲邪彼惟彌綸經傳自託獲麟下者則薄之誠不欲以

此有名也元凱嘗言三不朽庶幾立功立言其事皆踐漢興佐命如鄭侯刀筆高密書生不免望塵而拜章奏爾雅悉西京風制經術既深凡文皆餘耳不期工而工此學者糞本之說也武庫平吳功堪廟食釋左一書復懸日月之間為世傳習其於聖經為後先疏附也成勞過揚玄矣儲君降服議禮興譏是將通世變以就古人檀弓變禮不辭作俑未可與素冠之詩同相笑

也

目録

請署羊祜辟士表

舉賢良方正表

又

又

議

皇太子釋服議

畣盧欽魏舒問

皇太子諒闇終制奏

春秋左氏傳序

律序

論

春秋長歷論

說

春秋長歷說

譜

宗譜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七目録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七

明 張溥 輯

杜預集

奏

上律令注解奏

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

難犯則幾於刑厝厝刑之本在於簡直故必審名分審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書銘之鍾鼎鑄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淫巧也今所注皆網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

上黜陟課法畧

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

分職以領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繇於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夫宣盡物理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傷理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逹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令考課之品所對不鈞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已丑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即亦

取於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處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頹亦無取於黜陟也

秦川軍事

臣嘗聞邊人說虜專以騎為寇穿塹不如作馬埳馬埳法坑方三尺錯平穿之虜騎非下馬平治則終不得入

又其外蹊要路亦可隨作塢施槍埳中詭薄覆其上如此則虜當築地而行不敢輒往來也

奏事

竊惟籍田令本以籍田千畝十頃之田計其案行周旋不過數里凡宗廟粢盛御用膳羞及羣神之調於是取所籍戶口足以當一縣一邑所供至重事貴臨履也

又

臣前在南關魏興西北山有野牛野羊牛之大者二千

斤羊之大者數百斤試令四求令者各得一枚并頭角蹄按其形不與中土相似然是野獸中所希有

又

欒杵臼澡槃熨斗釜瓮銚槃鐫鋗皆亦民間之急用也

又

被勑以臣造新律事律吏杜景李復等造律皆未清本末之意者也

疏

論水利疏

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并損下回所在停汚高地皆多磽埆此即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為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趨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為思慮者也臣愚謂既以水為困當恃魚菜螺蜯而洪波汎濫貧

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兖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宜導之交令飢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必豐此又明年之益也臣前啟典牧種牛不供耕駕至於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吏士穀州之費歲送任駕者甚少尚復不調習宜大出賣以易穀及為賞直詔曰孳育之物不宜減散事遂停寢問主者今典虞右典牧種產牛大小相通有

四萬五千餘頭茍不益世用頭數雖多其費日廣古者匹馬丘牛居則以耕出則以戰非如猪羊類也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為無用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為業人無牛犢今既壞陂可分種牛二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萬頭責三百斛是為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此又數年後之益也加以百姓降丘宅土將來公私之饒乃不可計其所留好種萬頭可即令右典牧都尉官屬養之人多畜少

可並佃牧地明其考課此又三魏近甸歲當復入數千萬斛穀牛又皆當調習動可駕可皆今日之可全者也

又疏

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為便非不爾也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相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艸創人稀故得水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陂堨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

輒復横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戸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陂舊堨則堅完修固非今所謂當為人害者也臣前見尚書胡威啟宜壊陂其言懇至臣中者又見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壊泗陂徙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言臣按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絲泗陂泗陂有遵地界壊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

不足盡力此皆水之爲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按豫州界二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爲多積無用之水況於今者水潦瓫溢大爲災害臣以爲與其失當

寧濟之不濇宜發明詔勅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長吏二千石躬親勸功諸食力之人並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實之人皆以俾之其舊陂堨溝渠當有所補塞者皆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豫為部分列上須冬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無患今因

其所患而宣寫之跡古事以明近大理顯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愚意竊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

表

陳伐吳至計表

自閏月以來賊但勑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認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事為之

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宿議分命臣等隨界分進其所禁持東西同符萬安之舉未有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曚昧之見自取後累唯陛下察之

再上伐吳表

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

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蜂起雖人心不同亦繇特恩不慮後難故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

請署羊祜辟士表

祜開府累年謙讓不辟士始有所命會卒不得除署故參佐劉儈等戕諸預預表上不許

祜雖開府而不備僚屬引謙之至宜見顯明及扶疾辟士未到而沒家無胤嗣官無命士此方之望隱憂載懷夫篤終追遠人德歸厚漢祖不惜四千户之封以慰趙子弟心請議之

舉賢良方正表

按蘇贊布行於州野著德於閭閻放心直意若得珥筆

丹墀推訪格言必有諤諤匪躬之節

又

若得言論端委太學錯總藝文垂纓玉陛論道紫宮誠帝宮之瑰寶清廟之偉器

又

長史劉僧修治洛陽以東運渠通舟嘗用赤馬

議

皇太子服制議

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及將遷于峻陽陵依舊制既葬帝及羣臣除喪即吉先是尚書祠部奏從博士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服博士陳逵議以為今制所依葢漢帝權制興于有事非禮之正皇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有詔更詳議預議云

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天下為天子修服三年漢文帝見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更以意制祥禫除喪即吉魏氏直以訖葬為節嗣君皆不服諒闇終制學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經傳考其行事

專謂王者三年之喪當以衰麻終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子羣臣皆不得除喪雖志在居篤更通而不行至今世主皆從漢文輕典由處制者非制也今皇太子與尊同體宜復古典卒哭除衰麻以諒闇終制於義既不應不除又無取於漢文乃所以篤喪禮也

答盧欽魏舒問

時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問預證據所依預答云于是欽舒遂命預造議奏

傳稱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此謂天子絕期唯有三年喪

也非謂居喪衰服三年與士庶同也故后世子之喪而叔嚮稱有三年之喪二也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嚮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燕樂已早明既塟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喪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先儒舊說往往亦見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為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

年耶上考七代未知王者君臣上下衰麻三年者諸下推將來恐百世之王其理一也非必不能乃事勢不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之制仲尼曰禮所損益雖百世可知此之謂也

皇太子諒闇終制奏

侍中尚書令司空魯公臣賈充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大梁侯臣盧欽尚書新沓伯臣山濤尚書奉車都尉平春侯臣胡威尚書劇陽子臣魏舒司尚書堂陽子臣

石鑒尚書豐樂亭侯臣杜預稽首言禮官叅議博士張靖等議以為孝文權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汙隆禮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博士陳逵等議以為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故聖人制禮自上達下是以令制將吏諸遭父母喪皆假寧二十五月敦崇孝道所以風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著于內而衰服除于外非禮所謂稱情者也宜其不除臣欽臣舒臣預謹按靖逵等議各見所學之一端未統帝者居喪古今之通禮

也自上及下尊卑貴賤物有其宜故禮有以多爲貴者有以少爲貴者有以高爲貴者有以下爲貴者唯其稱也不然則本末不經行之不遠天子之與羣臣雖哀樂之情若一而所居之宜實異故禮不得同易曰上古之世喪期無數虞書稱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其後無文至周公旦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下逮五百餘歲而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答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

三年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已早亦非禮也此皆天子喪事見於古文者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崩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絰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父之道故百官總已聽於冢宰喪服已

除故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枕土以荒大政也禮記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節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然繼體之君猶多荒寧自從廞諒闇之制至令高宗擅名於往代子張致疑於當時此乃賢聖所以為譏非譏天子不以服終喪也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艸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罹寒暑禁

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歛畢便葬葬畢制紅禫之除雖不合高宗諒闇之義近於古典故傳之後嗣于時預修陵廟故歛葬得在浹辰之内因以定制近至明帝存無陵寢五旬乃葬安在三十六日此當時經學疏略不師前聖之病也魏氏革命以旣葬爲節合於古典然不垂心諒闇同譏前代自泰始開元陛下追尊諒闇之禮愼終居篤允臻古制超絶於殷宗天下歌德誠非靖等所能原本也天子諸侯之禮當以具

矣諸侯惡其害己而削其籍今其存者唯士喪一篇戴聖之記雜錯其間亦難以取正天子之位至尊萬幾之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不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于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己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己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等臣子亦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高宗所以致雍熈豈惟衰裳而已哉若如

難者更以權制自居疑於屈伸厭降欲以職事為斷則父在為母期父卒三年此以至親屈於至尊之義也出母之喪以至親為屬而長子不得有制體尊之義升降皆從不敢獨也禮諸子之職掌國子之倅國有事則帥國子而致之太子唯所用之傳曰君行則守有守則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矣喪服母為長子妻為夫妾為主皆三年内宫之主可謂無事揆度漢制孝文之喪紅禫既畢孝景即吉於未央薄后竇后必不得齊斬

於別宮此可知也況皇太子配貳之至尊與國爲體固
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寬諸下協一代之成典
君子之於禮有直而行曲而報有經而等有順而去之
存諸内而已禮云非玉帛之謂喪云惟衰麻之謂乎此
既臣等所謂經制大義且即實近言亦有不安今皇太
子至孝蒸蒸發於自然號咷之慕匍匐殯宫大行既奠
往而不反必想像平故彷徨寢殿若不變從諒闇則東
宫臣僕義不釋服此爲永福官屬當獨衰麻從事出入

殿省亦難以繼今將吏雖蒙同二十五月之事寧至於大臣亦奪其制昔翟方進自以身為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況於皇太子臣等以為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闇制

又

于是太子遂以厭降之議從國制除衰麻諒闇終制

諒闇之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而惟文稱不言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既虞為節皇太子與

國為體理宜釋服卒哭便除

祥祫議

易曰上古之代喪期無數自殷高宗諒闇三年不稱服喪三年而稱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謂大戴篇曰昔武王崩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是三年之內時明矣故令礿祀烝嘗於是行焉昔仲尼之制春秋也因魯史以明王法喪中之祥祫譏貶之文著

焉

書

與王濬書

帝初令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濬至西陵預與濬書濬大悅表陳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遣信要令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

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於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秣陵通鑑作建業

與子貺書 預子錫無名貺者

知汝頗欲念學令同還車到副書可按録受之當別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

歳終帖

十一月十四日預頓首歳忽已終别久益兼其勞道遠書問又簡間得來説知消息中省次若言面 米云真

親故帖

親故數移轉想祖父白具云也祖父如足下來言小大

云具絶汝親親也有信數附書信以慰吾心也黄伯思法帖刊誤云道遠書問又簡閒得來說非當時尺牘中語或是江左人書不時親故帖誤也數附書信以慰吾心亦近世流俗語耳此帖米云偽

序

春秋左傳集解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别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

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

所存文之所害則刋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刋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

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統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啟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義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

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

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襃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

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由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

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

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于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

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

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義起于彼五臣作起義在彼諱辟善本作避諱若此五臣作若如有所善作其所公即五臣作公則

律序

律者以正罪名令者以序事制二者相須為用也

論

春秋長歷論

書稱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

工庶績咸熙是以天子必置日官諸侯必置日御世修其業以考其術舉全數而言故曰六日其實五日四分之一日日行一度而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有畸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以考成晦朔錯綜以設閏月閏月無中氣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也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事敘而不悖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然陰陽之運隨動而

差差而不已遂與歷錯故仲尼丘明每於朔閏發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歷數也桓十七年日食得朔而史闕其日單書朔僖十五年日食而史闕朔與日故傳因其得失竝起時史之謬兼以明其餘日食或歷失其正也莊二十五年經書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陽之月也而時歷誤實是七月之朔非六月故傳云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此非用幣

代鼓常月因變而起歷誤也文十五年經文皆同而更復發傳曰非禮明前傳欲以審正陽之月後傳發例欲以明諸侯之禮也此乃聖賢之微旨先儒所未喻也昭十七年夏六月日有食之而平子言非正陽之月以誣一朝近於指鹿爲馬故傳曰不君矣且因以明此月爲得天正也劉子駿造三統歷以修春秋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統歷唯一食歷術比諸家既最疎又六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爲次而無故益之此

不可行之甚者班固前代名儒而謂之最密非徒班固也自古以來諸論春秋者多述謬誤或造家術或用黄帝以來諸歴以推經傳朔日皆不得諧合日食於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其朔食可謂得天而劉賈諸儒説皆以為月二日或三日公違聖人明文其蔽在於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嘗著歴論極言歴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為月以新故

相序不得不有毫毛之差此自然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而食者曠年不食者理不得一而算守恒數故歴無不有差失也始失於毫毛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朔晦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昊天歴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歴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者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歴變通多矣雖數術絶滅還尋經傳微旨大量可知時之違謬則經傳有驗學者固當曲循經傳月日日之食以考朔

晦也以推時驗而皆不然各據其學以推春秋此無異度已之跡而欲削他人之足也余為歷論之後至咸寧中善算李修夏顯依論體為術名乾度歷表上朝廷其術合日月四分之數而微增月行用三百歲改憲之意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強弱強弱之差蓋少而適足以遠通盈縮時尚書及史官以乾度與太始歷參校古今記注乾度歷殊勝今其術具存時又并攷古今十歷以驗春秋知三統歷之最踈也今具列其時得失之數

又據經傳微旨證據及失閏旨考日辰朔晦以相發明為經傳長歷諸經傳證據及失閏時文字謬誤皆甄發之雖未必其得天蓋春秋當時文歷也學者覽焉

說

春秋長歷說與論略同

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七分之七有奇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以考成晦朔以投閏月閏月無中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

違乃得成歲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則事叙而不愆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然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歷錯故仲尼丘明每於朔閏發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歷數也劉子駿造三正歷以修春秋日蝕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正歷惟得一蝕比諸家既最踈又六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為次而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自古以來諸論春秋者多述謬誤或造家術或用黄帝已來諸歷以推經傳朔日皆

不諧合日蝕於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其朔蝕可謂得天而劉賈諸儒説皆以為月二日或三日公違聖人明文其弊在於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嘗著歷論極言歷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有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為月累月為歲以新故相涉不得不有毫末之差此自然之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而蝕者曠年不蝕者理不得一而算守恒數故歷無不有先後也始失

於毫毛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晦朔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昊天歴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歴明時言當順天之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者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歴變通多矣雖數術絶滅遠尋經傳微旨大量可知時之違謬則經傳有驗學者固當曲循經傳月日日蝕以考晦朔以推時驗而皆不然各據其學以推春秋此無異於度已之跡而欲削他人足也余為歴諸論之後至咸寧中善筭者李修夏顯

依論體爲術名乾度歷表上朝廷其術合日行四分數而微增月術用三百歲改憲之意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强弱强弱之差蓋少而適足以遠通盈縮時尚書及史官以乾度與泰始歷參校古今記注乾度歷殊勝泰始歷上勝官歷四十五事今其術具存又并考古今十歷以驗春秋知三統之最疏也

譜

宗譜

別子者君之嫡妻之子長子之母弟也君命為祖其子則為大宗常有一主審昭穆之序辨親疎之别是故百代不遷若無子則支子為後雖七十無無主婦若殤死則緦經加一等以兄弟之列代之殤無為父道兄弟昭穆同故也死皆為之齋線其月數各隨親疎為限雖尊雖出嫁猶不敢降也屬絶則為之齋線三月若始封君相傳則自祖始封君其支子孫皆宗太宗然則繼體君為中宗之尊支庶莫敢宗之是以命别子為宗主一宗

奉之故曰祖者高祖也言屬逮於君則就君屬絶於君則適宗子家也而說者或云君代代得立大宗或云别子之母弟亦得為祖或云命妾子為别子其嫡妻子則遷宗於君皆非也别子之弟子孫無貴賤皆宜宗别子之子孫小宗一家之長也同族則宗之其服隨親疎為比姊妹出嫁不敢降之五屬斷服則不宗之矣

令

遺令

古不合葬明於終始之理同於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葢以别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教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己意所欲也吾往爲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冡問耕父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冡也遂率從者祭而觀焉其造冡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

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為冢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載無毀儉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喪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為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未足比邪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宫闕南觀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為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

斂之事皆當稱此 達一作逺　耕父御覽作耕者祭作登　有情作儉

禳文

酒論

重醖醇醴沃土泉清甜苦無常五味相并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七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八

荀勗集題詞

荀成侯學古而佞者也史責其援朱均以貳極煽褒閻而偶震至於斗粟興謡踰里成詠階禍已甚誠無辭焉勗博聞明識牛鐸諧樂勞薪炊飯咸能辨之茂先倫匹也顧其文采則謝弗如泰始中與傅張同造歌詩荀尤少味始歎班固

明堂寶鼎不可復作獨其條問列和表正笛聲樂家之論盡稱為優其他簡牘亦云清令蓋晉初之文羙玄尚存雕幾未極名人吐辭簡直近理江左文士盛談茂先散珠太冲横錦若二荀者流忽而不言不幾乘大輅笑椎輪乎無惑乎六朝體製追時為工登高望之旗靡轍亂也東漢荀氏後多顯人景倩既讓文若公曾尤媿慈明何其子孫位通而德儉也以是名克家然乎

目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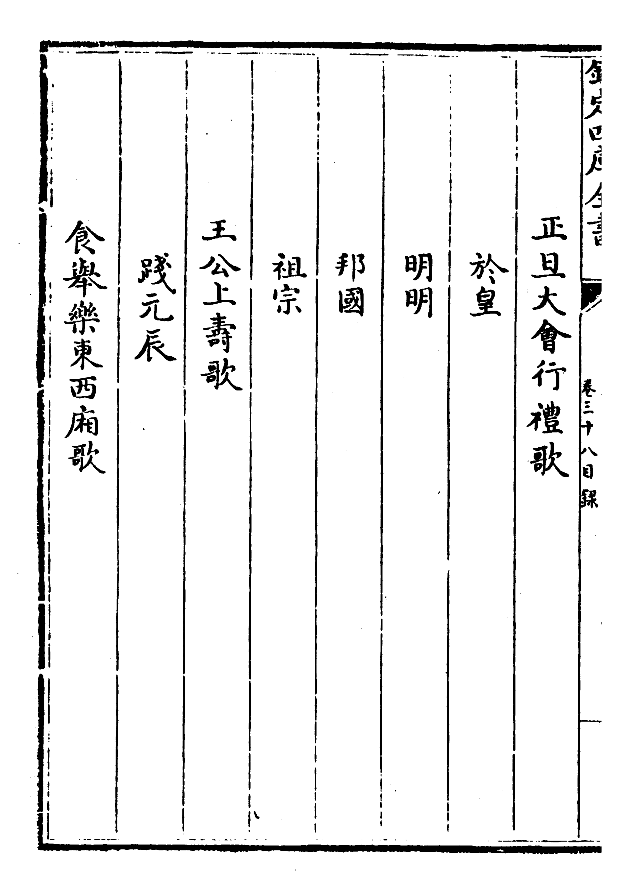
賦

奏

表

對

議



煌煌

賓之初筵

三后

赫矣

烈文

猗歟

隆化

振鷺

詩

從武帝華林園宴二首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八目録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八

明 張溥 輯

荀勗集

賦

蒲萄賦

靈運宣流休祥允淑懿彼秋方乾元是畜有蒲萄之珍奇應淳和而延育

奏

條牒問列和諸律意肰奏

泰始十年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張華出御府銅竹律二十五具部太樂郎劉秀等校試其三具與杜夔及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視其銘題尺寸是笛律也問協律中郎將列和辭昔魏明帝時令和承受一笛聲以作此律欲使學者別居一坊歌詠講習依此律調至于都合樂時但識其尺寸之名則絲竹歌詠皆得均合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律凡絃歌調張清濁之制不依笛尺寸名之則不可知也勗等奏

昔先王之作樂也以振風蕩俗饗神祐賢必協律呂之

和以節八音之中是故郊祀朝宴用之有制歌奏分敘清濁有宜故曰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此經傳記籍可得而知者也如和對辭笛之長短無所象則率意而作不由曲度考以正律皆不相應吹其聲均多不諧合又辭先師傳笛別其清濁直以長短工人裁制舊不依律是為作笛無法而和寫笛造律又令琴瑟歌詠從之為正非所以稽古先哲垂顯于後者也謹條牒諸律問和意狀如左及依典制用十二律造笛象十二枚聲均調

和器用便利講肄彈擊必合律呂況乎宴饗萬國奏之廟堂者哉雖伶夔曠遠至音難精猶宜儀形古者以求厥衷合乎經理於制爲詳若可施行請更部笛工選竹造作下太樂樂府施行平議諸杜夔左延年律可皆留其御府笛正聲下徵各一具皆銘題作者姓名其餘無所施用還付御府毀祐宋書作左中作用　勗又問和作笛爲可依十二律作十二笛令一孔依一律然後乃以爲樂不和辭太樂東廂長笛正聲已長四尺二寸令當復取其下

徵之聲於法聲濁者笛當長計其尺寸乃五尺有餘知昔日作之不可吹也又笛諸孔雖不校試意謂不能得一孔輒應一律也按太樂四尺二寸笛正聲均應蕤賓以十二律還相為宫推法下徵之孔當應律大吕大吕笛長二尺六寸有奇不得長五尺餘輒令太樂郎劉秀鄧昊等依律作大吕笛以示和又吹七律一孔一校聲皆相應然後令郝生鼓筝宋同吹笛以為禖引相和諸曲和乃辭曰自和父祖漢世以來笛家相傳不知此法

而令調均與律相應實非所及也鄃生魯基秭整朱夏皆與和同

又問和笛有六孔及其體中之空為七和為能盡名其宮商角徵羽孔調與不調以何檢知和辭先師相傳吹笛但以作曲相語為某曲當舉某指初不知七孔盡應何聲也若當作笛其仰尚方笛工依按舊像訖但吹取鳴者初不復校其諸孔調與不調也按周禮調樂金石有一定之聲是故造鐘磬者先依律調之然後施於廟

懸作樂之時諸音皆受鐘磬之均即為悉應律也至於
饗宴殿堂之上無廂懸鐘磬以笛有一定調故諸絃歌
皆從笛為正是為笛猶鐘磬宜必合於律呂如和所對
直以意造率短一寸七孔聲均不知其皆應何律調與
不調無以檢正惟取竹之鳴者為無法制輒令部郎劉
秀鄧昊王艷魏邵等與笛工參共作笛工人造其形律
者定其聲然後器象有制音均和協
又問和若不知律呂之義作樂音均高下清濁之調當

以何名之和辭每合樂時隨歌者聲之清濁用笛有長短假令聲濁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此三尺二調也聲清者用二尺九笛因名曰此二尺九調也漢魏相傳施行皆然按周禮奏六樂乃奏黄鍾歌大吕乃奏太簇歌應鍾皆以律吕之義紀歌奏清濁而和所稱以二尺三尺為名雖漢魏用之俗而不典部郎劉秀鄧昊等以律作笛三尺二寸者應無射之律若宜用長笛執樂者曰請奏無射周語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

儀也二尺八寸四分四羶應黃鍾之律若宜用短笛執樂者曰請奏黃鍾周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是則歌奏之義當合經禮考之古典於制為雅

表

辭尚書令表

昔六官所掌冢宰為首秦公卿贊以丞相御史為君令者尚書令總此三者非臣駑闇所宜忝竊

讓豫州大中正表

被勑以臣為豫州大中正臣與州閭鄉黨初不相接臣本州十郡方與他州人數倍多品藻人物以正一州請論此乃臧否之本風俗所重

讓樂事表

臣掌著作又知秘書令覆校錯誤十萬餘卷書不可倉卒復兼他職必有廢頓

答問三公表

咸寧四年司徒王曽遷太宰詔問覇司徒處當得人副遠近之望并治事見才誰可也覇

表

三公具瞻之望誠不可用非其人昔魏文帝用賈詡為公孫權笑之尚書令李胤忠亮高潔堪處台輔

薦三公保傅表

三公保傅宜得其人若使楊珧叅輔東宫必當仰稱聖意尚書令衛瓘吏部尚書山濤皆可為司徒如以瓘新為令未出者濤即其人

對

議遣王公之國對

如詔準古方伯選才使軍國各隨方面為都督誠如明旨至於割正封疆使親疎不同誠為佳矣然分裂舊土猶懼多所摇動必使人心忽擾思惟竊宜如前若於事不得不時有所轉封而不至分割土域有所損奪者可隨宜節度其五等體國經遠實不成制度然但虛名其於實事畧與舊郡縣鄉亭無異若造次改奪恐不能不以為恨今方了其大者以為五等可須後裁度凡事雖

有久而益善者若臨時或有不解亦不可忽

議增制文法對

門下啟通事令史伊羡趙咸爲舍人對掌文法詔以問畐畐對

今天下幸賴陛下聖德六合爲一望道化隆洽垂之將來而門下上稱程咸張惲下稱此等欲以文法爲政皆愚臣所未達者昔張釋之諫漢文謂獸圈嗇夫不宜見用邴吉住車明調和陰陽之本此二人豈不知小吏之惠誠重惜大化也昔魏武帝使中軍司荀攸典刑獄明

帝時猶以付内常侍以臣所聞明帝時唯有通事劉泰等官不過與殿中同號耳又頃言論者皆云省官減事而求益吏者相尋矣多云尚書郎大令史不親文書乃委付書令史及幹誠吏多則相倚也增置文法之職適恐更耗擾臺閣臣竊謂不可

議

省吏議

時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勗議云

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致畫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併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大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併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宜以省事為先凡居位者使務思蕭曹之心以翼佐大化篤義行崇敦睦使昧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偽行自息浮華者懼矣重敬讓尚止足令賤不妨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

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矣位不可以進趣得譽不可以朋黨求則是非不妄而明官人不惑於聽矣去奇技抑異說好變舊以徼非常之利者必加其誅則官業有常人心不遷矣事留則政稽政稽則功廢處位者而孜孜不怠奉職司者而夙夜不懈則雖在挈瓶而守不假器矣使信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忍忿悁以容之簡文案畧細苛令之所施必使人易視聽顧之如陽春畏之如雷震勿使徹文煩撓為

百吏所黷二三之命為百姓所饜則吏竭其誠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委事責成君子心競而不力爭量能受任思不出位則官無異業政典不奸矣凡此皆愚所謂省事之本也茍無此愆雖不省吏天下必謂之省矣若欲省官私謂九寺可并於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然施行歷代世之所習是以久抱愚懷而不敢言至於省事實以為善若直作大例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及事之興廢不得皆同凡發號施令典而當則安

倘有駁者或致壅否凡職所臨履先精其得失使忠信之官明察之長各裁其中先條上言之然後混齊大體詳宜所省則令下必行不可搖動如其不爾恐適惑人聽比前行所省皆須臾輒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

甲乙議

昔鄉里鄭子羣娶陳司空從妹後隔呂布之亂不復相知存亡更娶鄉里蔡氏女徐州平定陳氏得還遂二妃並存蔡氏之子字元釁為陳氏服嫡母之服事陳公以

從舅之禮族兄宗伯曾責元纂謂抑其親鄉里先達以元纂為合宜不審此事粗相似否又王昌前母服議畧同

書

為文王與孫皓書

時遣吳壽春降將徐紹孫彧銜命齎書晧遣使報書方發使聘吳並令當時文士作書昭用勗所作晧既報命和親昭謂勗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孫楚為石苞與晧書亦此時徐紹孫彧與符部孫郁參誤

聖人稱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禮義是故大必字小小必

事大然後上下安服羣生獲所逮至末塗純德既毀勦民之命以爭彊於天下違禮順之至理則仁者弗由也方今主上聖明覆幬無外僕備位宰輔屬當國重惟華夏乖殊方隅圮裂六十餘載金革亟動無年不戰暴骸喪元困悴罔定每用悼心坐以待旦將欲止戈興仁為百姓請命故分命偏師平定蜀漢役未經年全軍獨克于時猛將謀夫朝臣庶士咸以奉天時之宜就既征之軍藉吞敵之勢宜遂回旗東指以臨吳境舟師泛江順

流而下陸軍南轅取徑四郡兼成都之械漕巴漢之粟然後以中軍整旅二方雲會未及浹辰可使江表底平南夏順軌然國朝深惟伐蜀之舉雖有靜難之功亦悼蜀民獨罹其害戰於緜竹者自元帥以下並受斬戮伏屍蔽地血流丹野一之於前猶追恨不忍況重之於後乎是故旋師按甲思與南邦共全百姓之命夫料力忖勢度資量險遠考古昔廢興之理近鑒西蜀安危之效隆德保祚去危即順屈己以寧四海者仁哲之高致也

履危偷安隕德覆祚而不稱於後世者非智者之所居也今朝廷遣徐紹孫彧獻書喻懷若書御於前必少留意回慮革算結歡弭兵共為一家惠矜吳會施及中土豈不泰哉此昭心之大願也敢不承受若不獲命則普天率土期於大同雖重干戈固不獲已也太平御覽載荀勗為文王與孫皓書餉雜色綾十端又餉縠三端又餉細緤十疋

答王琛書

王陶丘州人闕蒯盜鮮卑金頭寶帶十二枚

序

穆天子傳序

朂領秘書監時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朂撰次以為中經列在秘書

序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准盜發古塚所得書也皆竹簡素絲編以臣朂前所攷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汲者戰國時魏地也按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子今王之塚也於世本蓋襄王也按史記六國年表自令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

三十四年燔書之歳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書凡五百七十九年其書言周穆王游行之事春秋左氏傳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于天下將皆使有車轍馬迹焉此書所載則其事也王好廵守得盜驪騄耳之乘造父為御以觀四荒北絶流沙西登崑崙見西王母與太史公記同汲郡收書不謹多毀落殘缺雖其言不典皆是古書頗可觀覽謹以二尺黄紙寫上請事平以本簡書及所新寫並付秘書繕寫藏之中經副在三閣謹

樂歌

晉四廂樂歌

晉書樂志曰魏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同而聲實異唯因夔鹿鳴全不改易正旦大會太尉奉壁羣后行禮東廂雅樂郎作者是也後又改三篇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節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篇詠文帝用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用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曰日復用鹿鳴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古今

樂錄曰漢故事上壽用四會曲魏明帝青龍二年以長笛食舉第十一古大置酒曲代四會又易古詩名曰羽觴行用為上壽曲施用最在前鹿鳴以下十二曲名食舉樂而四會之曲遂廢　晉書樂志曰泰始中使傅玄荀勗張華各造正旦大會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勗乃更作行禮詩四篇又為正旦大會王公上壽歌詩并食舉樂歌詩合十三篇又以魏氏歌詩或二言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與古詩不類以問司律中郎將陳頎頎曰被之金石未必皆當故勗造晉歌皆為四言唯王公上壽酒一篇為三言五言焉

正旦大會行禮歌

於皇

宋書樂志曰晉荀勗造正旦大會行禮歌四篇一曰於皇當魏於赫

於皇元首羣生資始履端大享敬御繁祉肆覲羣后爰及卿士欽順則元允也天子

明明 當魏魏

明明天子臨下有赫四表宅心惠浹荒貊柔遠能邇孔淑不逆來格祁祁邦家是若

邦國 當洋洋

光光邦國天篤其祜丕顯哲命顧柔三祖世德作求奄有九土思我皇度彝倫攸序

祖宗　當魏鹿鳴

惟祖惟宗高朗緝熙對越在天駿惠在兹聿求厥成我皇崇之式固其猶往敬用治

王公上壽酒歌

踐元辰　當魏羽觴行

踐元辰延顯融獻羽觴祈令終我皇壽而隆我皇茂而嵩本支奮百世休祚鍾聖躬

食舉樂東西廂歌

煌煌 當鹿鳴

煌煌七曜重明交暢我有嘉賓是應是貺邦政既圖接以大饗人之好我式遵德讓

賓之初筵 當於穆

賓之初筵藹藹濟濟既朝乃宴以洽百禮頒以位敘或廷或陛登儐台叟亦有兄弟胥子陪寮憲茲度楷覲頤養正降福孔偕

三后 當昭昭

昔我三后大業是維今我聖皇焜燿前暉奕世重規明照九畿思輯用光時罔有違陟禹之跡莫不來威天被顯祿福履是綏

赫矣 當華

赫矣太祖克廣明德廓開宇宙正世立則變化不經民無瑕慝創業垂統兆我晉國

烈文 當朝宴

烈文伯考時惟帝景夷險平亂威而不猛御衡不迷皇

塗焕炳七德咸宣其寧惟永

猗歟 當盛德

猗歟盛歟先皇聖文則天作孚大哉為君慎徽五典帝載是勤文武發揮茂建嘉勲修已濟治民用寧殷懷遠燭幽玄教氛氲善世不伐服事三分德愽化隆道冒無垠

隆化 當綏萬邦

隆化洋洋帝命溥將登我晉道越惟聖皇龍飛革運臨

肅八荒厰哲欽明配蹤虞唐封建厥福駿發其祥三朝習吉終然允臧其臧惟何總彼萬方元侯列辟四嶽蕃王時見世享率玆有常旅揖在庭嘉客在堂宋衛既臻陳留山陽我有賓使觀國之光貢賢納計獻璧奉璋保佑命之申錫無疆

振鷺　當朝

振鷺于飛鴻漸其翼京邑穆穆四方是式無競惟人王綱允敕君子來朝言觀其極

翼翼 當順天

翼翼大君民之攸塈信理天工惠康不匱將遠不仁訓以純粹幽明有倫俊乂在位九族既睦庶邦順比開元布憲四海鱗萃協時正統殊塗同致厚德載物靈心隆貴敷奏讜言納以無諱樹之典象誨之義類上教如風下應如卉一人有慶羣萌以遂我后宴喜令問不墜

既宴 當陟天庭

既宴既喜翕是萬邦禮儀卒度物有其容晰晰庭燎喤

喤鼓鐘笙磬詠德萬舞象功八音克諧俗易化從其和如樂庶品時邕

時雍當參兩儀

時邕賦賦宋書作份份　六合同塵往我祖宣威靜殊隣首定荆楚遂平燕秦亹亹文皇邁德流仁爰造州昧應乾順民靈瑞告符休徵響震天地弗違以和神人既戡庸蜀吳會是賓肅慎率職楛矢來陳韓濊進樂均晉書作宮協清鈞西旅獻獒扶南效珍蠻裔重譯玄齒文身我皇撫之

景命惟新

嘉會

愔愔嘉會有聞無聲清酤既奠籩豆既馨晉書作升禮克樂備簫韶九成愷樂飲酒酣而不盈率土歡豫邦國以寧王猷允塞萬載無傾

晉正德大豫舞歌

正德舞歌

人文垂則盛德有容聲以依詠舞以象功干戚發揮節

以笙鏞羽籥雲會朔宣令蹤敷美盡善允協時邕煥炳其章光乎萬邦萬邦洋洋承我晉道配天作享元命有造上化如風民應如草穆穆斌斌形于綴兆文武旁作慶流四表無競維烈永世是紹

大豫舞歌

豫順以動大哉惟時時邁其仁世載邕熙兆我區夏宣文是基大業惟新我皇隆之重光累曜欽明文思迄用有成惟晉之祺穆穆聖皇受命既固品物咸寧芳烈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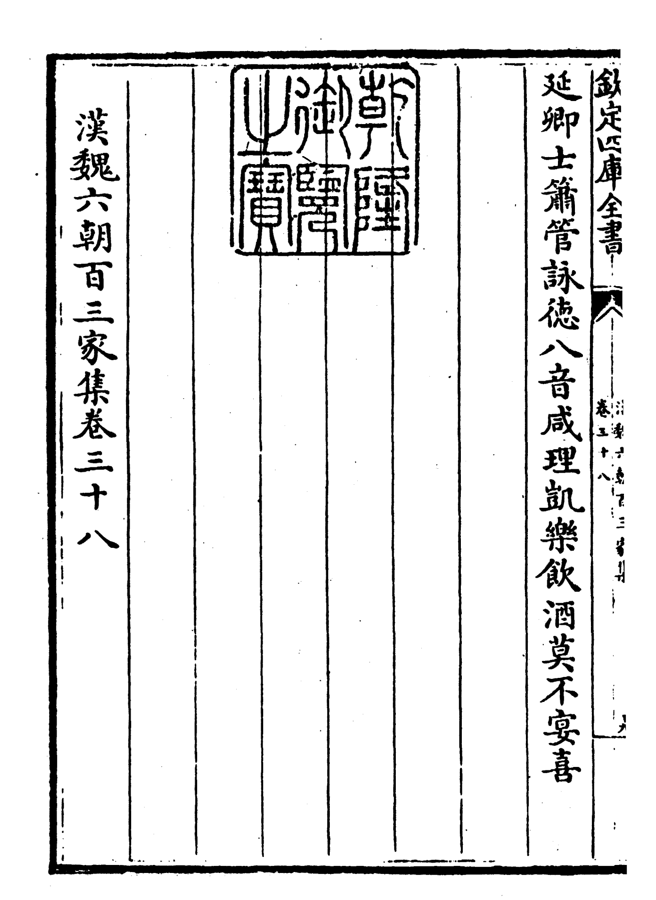
布文敎旁通篤以淳素玄化洽暢被之暇豫作樂崇德
同美韶濩濬邈幽遐式遵王度

詩

從武帝華林園宴二章

初學記作荀勗從武帝華林園讌文類聚逸勗名後人遂以為武帝詩誤也

習習春陽帝出乎震叶平聲天施地生以應仲春思文聖
皇順時秉仁欽若靈則飲御嘉賓洪恩普暢慶乃衆臣
其慶維何錫以帝祉肆覲羣后有客戾止外納要荒內



延卿士簫管詠德八音咸理凱樂飲酒莫不宴喜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八